

她被誉为“20世纪30年代的文学洛神”
她是鲁迅眼中最具才情的女作家，与张
爱玲并称的民国奇女子
她的作品《呼兰河传》被“亚洲文坛”
评为“20世纪中文小说百强”第九名
她用生命诠释爱情的意义，却上演着一
段段凄美的故事
落红萧萧，亦如“苦杯”

落红萧萧

萧红



杜智颖◎著

重庆出版集团  重庆出版社

杜智颖◎著

箫红

落红箫箫



红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萧红:落红萧萧/杜智颖著. —重庆:重庆出版社, 2013.3

ISBN 978-7-229-06039-8

I. ①萧… II. ①杜… III. ①传记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2)第 298110 号

萧红:落红萧萧

XIAOHONG: LUOHONG XIAOXIAO

杜智颖 著

出版人:罗小卫

特约策划:秦光中

责任编辑:陶志宏 曾 玉

责任校对:郑小石

装帧设计:高 阳



重庆出版集团 出版
重庆出版社

重庆长江二路205号 邮政编码:400016 <http://www.cqph.com>

北京京晟纪元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发行

E-MAIL: fxchu@cqph.com 邮购电话:023-68809452



重庆出版社天猫旗舰店
cqpbs.tmall.com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开本:880mm×1230mm 1/32 印张:6.5 字数:150千

2013年3月第1版 2013年3月第1次印刷

ISBN 978-7-229-06039-8

定价:23.60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向本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调换.023-68706683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

目录

C O N T E N T S

一 无题

1. 这边的树叶绿了…………… 001
2. 那边清溪唱着：姑娘啊，春天到了…… 006
3. 去年这个时候，正是成青杏的季节…… 015
4. 今年我的命运，比青杏还酸…………… 018

二 苦楸

1. 带着颜色的情诗…………… 023
2. 一只一只只是写给他的…………… 032
3. 也许人人都是一样…………… 050

三 幻觉

1. 是一个妖媚的郊野里…………… 060
2. 你一个人坐在草地上写诗…………… 090
3. 女人的影子…………… 160

四 拜墓

1. 我就在墓边竖了一株小小的花草…………… 173
 2. 但并不是用以招吊你的亡灵…………… 190
 3. 只是一声：“久违”…………… 194
- 后 记…………… 199
- 附录：萧红年表…………… 201

一无题

1. 这边的树叶绿了

“咚咚咚……”

“咚咚咚……”

没听过这样的敲门声，像是赶着去投胎一样，又吵又急。空气里悬浮的灰尘随着敲门声飞舞起来，灰尘扭来扭去，是个不合格的舞娘。

凶神恶煞一样的敲门声，顺着耳道钻入大脑。脑袋里又一根紧绷的弦，配合着敲门声有节奏地跳来跳去，搅得人不得安宁。

“咚咚咚……”

敲门的声音越来越大，楼下的大妈受不了了，伸出脑袋操着夹生的东北话冲着上面喊。她也受不了了，终于松开了捂着耳朵的手臂，从椅子上费劲地站了起来，一手捂着六个月的肚子，一手支着发软的腰，费力地向门口走了过去。

“吱嘎……”破旧的门打开了。

伴随着门开，房间内的灰尘再次疯狂地飞舞着。

门口站着一个人，男人不老，三十岁上下，但是他身上的衣服却像是从棺材里挖出来的一样，古旧气迎面而来，就算

是清朝的老秀才也会比他穿得时髦一些。他身上的衣料都是上等的丝绸，款式也是最新的，可不知为什么搭配起来却呈现出一种乡土气。深蓝色的丝绸长袍又肥又大，像是抢来的一样，明眼人一看就明白，这是怕浪费了布料，索性将一整块布料做成了衣服，免得剩下的边边角角被裁缝拿去做鞋垫。

这男人长得贼眉鼠眼，梳着背头，嘴里叼着一根牙签。也正是因为叼着牙签，他那高高突出的牙龈才有机会出来见见市面。一颗颗的牙齿像是一根根树桩，高矮参差不齐地镶嵌在牙龈上，你看到他的牙齿就会想到一个名词：木墩子。木墩子外面裹着土黄色的牙垢，远远地看上去像是包着金子的金牙，这也是他最得意的地方，牙垢帮他省下了多少包金牙的钱。

他的脸很大，像是一张走形的烙饼，饼上嵌着两粒芝麻，那是他小小的眼睛。这双眼睛盯着她看，像是个挑剔的顾客，目光里写满了不满意。

他的目光顺着她发黄的、随意绑在脑后的头发，到她高高的额头、不大不小的眼睛、微扁的鼻梁，再到她的唇。他的目光在她的唇上停了几秒，随后嘟囔着说了一句：“切切够一盘子菜。”

紧跟着，他那令人讨厌的目光向下滑，滑过她雪白的脖子、磨破了边的领口、塞了一个西瓜一样的高高隆起的腹部，最后，所有的焦点落在了她的大脚上。

“啧啧，鞋片子能塞俩山进去。”他一皱眉，黄豆粒大的眼睛就只剩下绿豆粒大小。她听了他的辱骂，下意识地自责于脚大，她向后缩了缩，恨不得将脚藏到不够长的裙子里。

他懒得理会她的尴尬，目光顺着裙子往上最终停在了她那算不上好看的脸上，一脸惊慌的她下意识地低下了头。

他一伸手比画了一个“六”。“可都六百了！我说，张

小姐，再这么拖下去我也得跟着你去喝西北风了。我是开旅馆的，不是开慈善堂的，欠债还钱天经地义，房钱、烟钱一共六百，今儿你得给我个说法！”

她看着他，极是木讷。整个人呆呆的，像是一块站在他面前的木头一样，他的火气更大了。

“白吃白喝白住，你当我是亲爹？对哈，你就是个没良心的东西，连亲爹都不要了，跟着野男人逃婚。一个连亲爹都不要的人，还指望你对谁好？说清楚了，今天你不还钱，就算是你叫我亲爹都没用！”

她看着他，泪水溢满了眼眶，她的目光中满是祈求、不安、害怕，所有的委屈到了她那张厚厚的唇边时，却化作生硬的语调：“我男人回来就给你。”

“哼！”他的鼻子里冒出了一声冷笑，仿佛鼻涕都能顺着这股子轻蔑气喷出来。

“你男人？你男人在城里忙着和俄罗斯大姐跳舞呢！”

“胡扯！”她一跺大脚片，愤怒地冲他喊，刚才那股子微弱的楚楚可怜一下子荡然无存，马上换来了他的厌恶。

“嘿！你跟谁瞪眼睛呢？能的你了！虎了吧唧的样！我要是你男人也不要你！麻溜还钱，不然，不然我把你卖到窑子里去！”

她那厚厚的嘴唇上下颤抖，五官拧成了一团，眼泪顺着眼角往下流。

“你！你别欺人太甚！”

“欺负的就是你，欠债还钱天经地义，满世界打听去，哪家旅馆能容你欠下六百？”

她歪着头看着他，倔强的样子让他想给她一巴掌。

“没说不还！”她憋了半天才憋出了这一句，而他的冷笑

声早就恭候于此。

“那你现在还啊！”

“现在没有！有了就还！”

他看着她，她瞪大的眼睛里满是委屈，眼泪顺着苍白的皮肤滑落，掉在了能装下两座山的大脚上。

他冷笑一声，歪着头、斜着眼角轻蔑地盯着她写满倔强的脸。

“别说我丑话没说在前头，十天之内你要是再不还钱，就痛快给老子接客去！要不然我整死你！”

说完他伸出一根手指恶狠狠地指着她，从鼻子里挤出一个“哼”字，随后，轻蔑地看了她一眼，仿佛在笑话她：这就是逃婚私奔的下场！

他闭上嘴就收起了突出的牙龈和木墩一样的牙齿，猛然一吸鼻涕，用力一吐，一口浓痰落在她的脚边，慌得她立即收起了脚。

他从鼻子里挤出一声冷笑，随后翻了个白眼，这才转身“咚咚咚”地下楼去了。

楼梯间里扬起了浮尘，在他下楼以后。

在这个下雨的天气里，楼梯间里十分的阴暗。她久久地看着空荡的楼梯间，看着那些灰尘在空气中飞舞，随后，尘土落下了。

我们每个人都只不过是红尘中的一粒沙。滚滚红尘，我们匆匆而过。人生是一场罪，活着本身就是一种修行。于俗世中我们寻找自己的位置，可那些没能改变的事情，最终却改变了我们。

许多年以后，当张乃莹改了名字叫萧红时，她还会提起今天的经历。她对鲁迅的太太许广平说起21岁的经历，许广平久

萧红

LIU HONG XI JIAO XIN
萧红萧著

久无法言语。

21岁常常是一个女孩子最美丽的年纪，她们可以在这个年纪里享受爱情和快乐，而21岁的张乃莹却深陷在苦难中找不到出路。

午后的光阴，温暖而热闹，熙熙攘攘间满是繁华的落寞。漫长而喧嚣的小巷里充满着对春天的赞美。人们拥挤在时间短暂的空隙中，感叹着擦肩而过的寂寥。窗外，五月的风吹过，又是下雨的日子。遥远的故乡里，每到下雨的时候，她最喜欢躲在屋子里静静地倾听着雨滴落在屋檐上的声音。那是一首乐曲，最动听的乐曲，落在屋檐上，敲在心里面。此刻的雨却有些恼人，滴滴答答的像是幽怨的哭泣声。思念，随着雨声不期而至。你知道，思念是一种说不清楚的感觉。它像个鬼魅，在不经意间闯入你的世界，并在此驻足。它看着你，你看着它，漫无边际的伤痛从心间一点点荡漾开，形成一个巨大而美丽的涟漪。这涟漪荡漾过眼球，最后变成了一滴泪划过脸颊。是哦，思念。这该死的思念，为何你总出现在最无助的时候？你知道，她只想让心停在可靠的港湾里。你知道，她开始思念他的臂弯。是哭了，多傻，在这该死的鬼天气里，对着窗外的雨，一滴一滴的眼泪下雨一样地往下流。外面中雨，眼睛大雨。活着，就是和苦难在抗争。

2. 那边清溪唱着：姑娘啊，春天到了

萧红

QIYINXIAOXI
清溪萧红

1931年，东北，呼兰河县，张家。

是夜，星光如水。淡白色的月光倾洒在大地上，朦朦胧胧的，冰冰冷冷的。

月光落在残花下，花影被拉得很长很长。园子里的老树已经睡了，不知不觉间过了百年，老树沉睡与清醒间冷傲地看着沧海桑田的变化。起风了，它低声唱起了歌，唱出的是老了的人、旧了的事，唱出的是张家孤独的百年。

“吱”

古旧的门传出一声呻吟，在这个宁静的夜里这声音尖细得令人发麻。

一个黑影从门里伸出了头，鬼鬼祟祟地来回打量了一番，随后才敢将整个身子从门里闪了出来。

门后立即跟着闪过另外两个黑影，月光轻抚着长发，是三个女人，三个张家的女人。黑夜下，一只黑影牵住了另一只黑影的手。“姑！”一声哽咽，就再也没有了下文。被喊做“姑”的人叹了一口气，压低了声音说：“乃莹，快走吧，趁着你爹和你后妈还没醒。”又是一声哽咽，张乃莹的喉咙里像是塞了一大团棉花，什么话都说不出来。一旁的另一个黑影小声催促：“赶紧的吧，一会儿天就亮了。”张乃莹又转过头去，对另一个黑影说：“大娘，我弟就劳烦你照顾了。”

那黑影急促地说：“都是自家人，说那些客套话做啥？快走吧，你爹醒了就走不了了。”

无语凝咽，月光下闪闪发亮的是脸上的泪珠。

张乃莹哭着，她一手拉着表姑，一手拉着大祖母，用尽了全身的力气，她想把心中那些说不出的话通过手掌的温度传递

给表姑和伯母。

忽然，大伯母猛地一拍脑袋，推开张乃莹的手慌慌张张地去掏袖筒，随后，她掏出了一只绣着鸳鸯的钱袋子。

“拿着，拿着。”大伯母拼命地把钱袋子塞进她的手里，指甲划过她的手，真疼。

她推辞了一下，可拗不过大伯母的执拗，最后还是将钱袋子塞进了袖筒里。

一旁冷眼的表姑开了口：“乃莹，你再好好想想，现在回头还来得及。汪恩甲也不是野兽，不能吃了你。汪家和你家门当户对，你嫁过去不会吃苦。你现在丢下家里这样走了，你爹会气死的！”

张乃莹猛然一甩头，半干的短发猛地飘了起来，总是有些人会在出行前将自己清洁得干干净净，似乎是要以最干净的状态迎接这个世界。

黑暗中，她的目光干净如星：“表姑，到了这个时候你怎么还说这种话？不自由吾宁死！我管他是汪恩甲，还是汪恩乙，我怎么能和一个从来没见过的人结婚？我要抗争！抗争我爹！抗争包办婚姻！抗争一切不公！女人必须要独立！独立的女人才能获得自由！”

大伯母急急忙忙用手掩住她的嘴：“别说了，别说了。”大伯母小声地哀求道：“快走吧，你要走就快走吧，别说这些大逆不道的话。”

表姑无奈地摇了摇头，毫无疑问，这些话都是从那些学生运动里学来的。妇女运动最终的结局不过是争取到更多的零用钱罢了，在这个男权世界里，哪里有过真正的男女平等？

痴人说梦！

张乃莹推开了大伯母的手时，表姑对她点了点头。

“既然你想清楚了，就不要后悔。”表姑说。

她立即嘟起了嘴，像个孩子一样极为负气地说：“我就算死在外面，也不会再回这个家！”

“啧！”表姑立即皱起了眉，极为不满地说，“我们帮你逃出去，可不是让你死在外头。你说的，要上学，我们是顺了你的意罢了。你若是打算死在外头，我宁可现在抓你回家。”

猛然地，她的身子扑了过去，紧接着，表姑的怀里就多了她温暖的身躯。

“姑，我走了，你们要好好照顾自己。”她说。

表姑无奈地点了点头，拍了拍她的头。

“你也是，饭钱别省。”

“知道了。”她又开始哽咽了。

“走吧，再过一两个时辰，天就要亮了。”大伯母说。

她在表姑的肩膀上点了点头，随后，她放开了表姑深吸了一口气，接过大伯母递来的包袱，头也不回地走了。记忆里的故乡永远都是美的，大片大片淡紫色的花海，那是祖父种下的桔梗开花了。青灰色的墙壁、青灰色的瓦片，她出生于呼兰河的地主家庭。

上中学那会儿父亲给她定了亲，门当户对的人家。他们告诉她，他是个小学的教师，读过不少的书。没等来的人说完，她就将说客怼了回去。

读过书的人没想着报效祖国，没想着出去闯一闯，只想过着老婆孩子热炕头的小日子，这样的男人要他何用？再说，读过许多书却能够顺从父母安排婚姻的人，必然是没有主见的窝囊汉，这样的人不要也罢。

她吵过、闹过，等闹到绝食的时候，表姑和大伯母看不下去了，偷偷地帮了她。

她们问她准备去哪儿落脚，她说去北平，就像是过去和表哥在北平读书那样，她要回去继续学业。也许，将来有一天她可以成为一位出色的画家。

到时候，她要画一幅画，名字叫自由。

穿过红尘，我们已经伤痕累累，尽管我们努力地保持着最初的模样，可岁月的风刀早已砍掉了我们的棱角。

不争不抢、不骄不躁，做一个安静的女子，微笑着面对沧海桑田、镜花水月。一世芳华，红尘醉逍遥。

再见，呼兰河。

再见，汪恩甲。

1931年10月，中秋，日军猛攻黑龙江，黑龙江防军拼死抵抗。战争，在炮火的喧嚣声中进入了白热化阶段。

日军特务机关，滴滴答答的电报声音里充满了烦躁。沙盘前，身穿军装的男人脸上也藏着一丝不易察觉的烦躁，他就是臭名昭著的土肥原贤二，这场战争里诸多事件的幕后策划者之一。

忽然，门推开，一个女人走了进来。

这个女人很特别，她梳着很短的男士发型，身穿男士军装。她穿男士军装的本意是要遮掩自己女性的特征，可她并不知道，这无意中又让她增添了别样的妩媚。她身上没有香水的味道，可不管她站在哪里都会吸引到无数男人的目光，是妖气，妖精的气息。她扬着高傲的头，她的目光亦是如此骄傲，几乎所有的男人都在想，这个女人难道不会低头吗？也许，能让她低头的只有权力。

她一走进来，就对着土肥原贤二敬了一个漂亮的军礼。土肥原贤二还礼后，立即板起了脸。

“川岛芳子小姐，军部命令你立即实施紫色行动。如再拖

延，军法处置！”

“是！”川岛芳子低下了头。

土肥原贤二叹了一口气，语气里加入了些许的安慰：“最近，你也辛苦了。”

芳子的头垂得更低，声音里满是愧疚：“属下办事不力。”

土肥原贤二转过头继续对着沙盘，漫不经心地对她说：

“我知道最近的局势并不太有利，你看东北。本来我是很顺利的，却碰上了黑龙江这块硬骨头，只怕，要比军部预想的要多几个月了。”

听出土肥原贤二语气里的无奈，川岛芳子立即走到沙盘前。在战争的面前，她又恢复了昔日的冷傲。

“也许，我们可以再制造一些事端，像张作霖那样的事端。”芳子毕恭毕敬地看着土肥原贤二说。

土肥原贤二转过头，正巧看到了芳子那充满了野心的目光。他立即转过头，免得被对方看到自己的尴尬。

“现在已经不是那个时候了，炸火车这种事情只怕对我们不利。你知道我们的原则，对自己没利的事情不做。”

听着土肥原贤二的话，川岛芳子笑了。她微微一笑时，露出了兔牙，十分可爱。

“是炸火车，但绝对不是暗杀。中国人的兵法里，有一计叫做声东击西。也许，我们可以用炸火车拉回守军的目光，让他们误以为我们换了战线。这样，当他们的兵力集中起来对付这边时，我们就可以从另一个方向找到突破口。”

张乃莹提着她的柳藤箱子，她迈着欢快的小碎步走上了火车。上一次她就是提着这个箱子去的北平，这一次，她又提着箱子去了北平，可两次的心情却是截然不同的。这一次，她是

彻底的自由。可这自由中还伴着茫然，因她不知道未来将会在哪里，将会怎样。

找到自己的位置，她坐下了。看着窗外，是熟悉的故乡。这一刻，故乡的所有肮脏都完全不能记得，就连穿梭于月台上流着鼻涕的小乞丐都是那样的可爱。

眼睛酸酸的，想哭。赶紧找来帕子揉了揉眼睛，免得被别人看到嘲笑。真麻烦，为什么离别时都会这样的伤感？就算你知道你要去未来看看，可你依旧无法割舍对过去的眷恋。

“小姐，不好意思，这里是我的座位。”

忽然，一个声音冲入他的耳膜。

她扭过头去，一张平凡的脸冲入了她的眼帘。是再平凡不过的脸，白皙的皮肤上有几颗麻子，那一定是小时候出天花留下的痕迹。这张脸的鼻子不高，这张脸的眼睛不大，这张脸的嘴亦不小，所有的一切拼凑在一起平凡到极致。

可这张脸的主人却彬彬有礼，他穿了一件西装，乳白色的西装里塞着一条深紫色的领带，这是在小城镇上很少见到的装扮。

他不像是这里的小市民，倒像是大城市来这里旅行的公子哥。他应该和她是一类人，是完全不属于这里的那类人。

想到这些，她的表情缓和了许多，她转过了头去不看他，他就静静地在一旁等着。

过了一会儿，她方才转过头来对他讲了第一句话：“你看看票吧，我不会弄错的。”

一句话，不足以讲述一个故事，可是，它却可以成为一个故事的开端。

她讲完了话就转过头去，她不要看他，免得被看穿心里的不安。

这位有礼貌的绅士笑了，他笑的样子很好看，微微地皱起鼻子、扬起嘴角，就露出了口中左上方的小虎牙。他的眼睛弯弯的，像是新月一样。

你要相信，总有一个人的忽然出现，打乱了规律的心跳。

爱一个人，只需要一分钟。

忘记一个人，却需要一辈子。

她看着他，她的心脏胡乱地跳着。随后，她立即转过了头看着窗外。透过玻璃微弱的反光，她看着他的微笑和自己微微泛红的脸。

“我想是不会错的，这是我的车票。”说着，他将车票递到了她的面前。

她垂下头看了一眼，那长长的睫毛在微微地颤抖。她的心里在祈求上天，祈求他别注意到她的窘态。

“是不是坐错了？”他微笑着问。

她低头不语，红着脸慢慢地拿出了自己的车票。

哦，是坐错了，她应该是坐在对面的座位。她慌乱地站了起来，一个不小心撞到了头。

“没关系，没关系，你坐就是了，我坐在对面。”他笑着说。

她转过头去刚巧看到了他的眼睛，他的眼睛不大却很明亮，微笑起来弯弯的像是新月一般，他一笑起来就露出了口中的小虎牙，真是可爱。

她沉默着又缓缓地坐下了，她冷静地盯着自己面前摊开的书，等待着脸上的红晕一点点地退去。

“你好。”他微笑着说。

她点了点头，冷冷的。

是的，要冷冷的，冷冷地告诉自己什么都没有发生，冷冷

地鄙夷着刹那间的心动。

她冷冷的，他却还是满是热情。

“你去哪儿？沈阳吗？”他问。

她摇了摇头，不答。

他微微地笑了，从容地说：“我是去北平的，我叫汪恩甲，是个小学教员。”

汪恩甲？

这三个字冲入她的耳膜的一瞬间，她下意识地抬起了头，吃惊地看着他。

汪恩甲？她的未婚夫？怎么会有这么巧的事？

一阵怒火冲入了她的心间，怎么可以是汪恩甲呢？这个可爱的、令她心动的年轻人怎么会是汪恩甲呢？

汪恩甲是个纨绔子弟，不该是眼前这个干净的年轻人。

见她吃惊，他十分茫然，他紧接着说：“我去北平找我的未婚妻，她逃婚了。”见她瞪大的眼睛，他又笑了，笑得很无奈：“你别误会，我不是去追她，我是去感谢她。其实，我和她一样，都是反对包办婚姻的！这一次，就算是她不逃我也是要逃掉的。我们可以像正常年轻人那样认识、恋爱，但是绝不可能是被父母包办的！”

见她更加吃惊的脸，他不好意思地笑了。

“说了这么多，让你见笑了。你也是年轻人，相信你也会反对包办婚姻的。中国千百年来的爱情，都毁在了这劳什子的包办上！”说着，他忽然愤愤不平，攥起了拳头轻轻地砸了桌子。

而她呢，这一瞬间，她窃喜。

“汪恩甲，我是张乃莹，你逃婚的未婚妻！”她忽然大胆地说。